

## 桐花和最后的种田人

洪放

广大的土地，总要回到它原初的样子。或许现在的栀子沟便是。沿着流水，那些星罗棋布的村庄都迁移了。往昔的炊烟，沉在流水里。没人打捞，也没人照影。但是，土地上奔跑的小动物多了，鸟儿多了，虫子多了……唯一少的是，是人声。被拆了一半的屋子，耷拉着，墙根下长出的蒿草，青翠的，是今年的；枯黄的，是去年的。倒伏的，是前年的。再往前，村庄刚迁移时，墙根活跃着鸡、鸭和猪，还有狗，猫，黄鼠狼，以及胆大的蛇，蜈蚣，蚯蚓，蚂蚁，和在墙根下歇息的蜜蜂，火亮虫，还有羽翼未丰却逞能跑出来的小麻雀……这些跟人声息息相关的家伙，现在都不再挤在墙根。空旷的大地，给了它们无限的空间。它们各自安家，平静生活。它们仿佛回到了远古，活成了它们祖先的样子。迁移离开村庄的人，梦里也许有它们。但梦毕竟是短暂的。栀子沟如同尘烟，正在慢慢地散去。但有一个人例外。那是我的堂兄，我大伯家的大哥。大哥依然走在栀子沟边的土地上。他春天种菜，夏天种瓜，秋天种芋头，冬天种油菜；他每天早晨从城里的家出发，走五里地，来到从前自家的责任田里。他不种别人家的地，一来对地不熟。这个做了一辈子田的庄稼人，坚信土地是有脾气的。每个人侍弄惯了的地，就和这个人对光。如果从来没有侍弄过，那就是生地。生地欺人，长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大哥自然懂得这些，他只种他自己从前

的地。旁边的地上，长满一人高的蒿草。而他的地，平平整整，干干净净。横平竖直，看着让人舒服。有时，他会坐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己的地，看着地里的正在成长的苗子，他攥着厚实的长满老茧的手，又哈口气。他将刚才才哈进嘴里的气吐出来，他看见那些气正游动到苗子上面，一层一层的，一缕一缕的，缠绕着，就如同他这一辈子与这地的缠绕。大哥是这大地上最后一个耕种的人。早年，大哥是远近闻名的犁田把式。栀子沟边的人最喜欢的是大哥犁田时所唱的山歌。声音苍凉，悠远，低声处，如同河水的呜咽；高声处，好像老树突然折断；有时，又忽然停了。那种停，是忽然地停，让人揪心的停。人们等着，忽然歌声就来了。从低音一下子，鸟儿一般飞上了天空。大哥的山歌只能听音，很少有人听懂歌词。很多年后，我从一本民间文学的书里，读到一段山歌的歌词：谁人见过土生金？谁人见过水生银？一块大地年年种啊，风调雨顺才能养活个人……我想：大哥当年唱的就是这词吧？如今，大哥是这土地上最后一个耕种的人。没有人能再听见他在土地上所唱的山歌。只有那些已经迁移走了棺木而依然隆起的坟莹上，桐树年年都还开着浅黄淡绿的花朵。那些花朵是能听见大哥的山歌的，它们静默时，是在同大哥一道回忆栀子沟的过往；而它们颤动时，就是在与大哥一起感受着这片土地亘古不息的脉动。

## 寻迹周馥（外一篇）

王平易

时维三月，我决定去周馥的家乡东至探寻他隐于历史长河里的身影。

袁家山学馆是周馥发蒙之地；石城的墓地，是周馥归根之所。两处相聚并不远，中间的大段空白，是周馥的一生。

伫立周氏祠堂，透过一窗一格、一楼一台，似乎还能看见幼年周馥求学的背影和母亲期盼的眼神。踏上砖石路，走进亭内，有一种陌生的熟悉。

暖阳下，柳絮飞舞，轻风吹拂尧渡河，河水和周馥的故事都在这片土地上流淌，周氏家风正在风中传颂，《负喧闲语》如同一粒粒种子，在土地里发芽。站在接

官厅，凝望周馥画像，他深邃的眼神，让我突然有种穿越时空之感——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这个后生说？

## 情绪

行驶的汽车，熟悉而又陌生的公路，天边的夕阳，两边的庄稼地，轻柔的晚风，飞翔的白鹭……空气弥漫着熟悉、亲切的气息。一切似是而非，不变的也许只有迎面而来的风。

藏在深处的那些记忆，突然闪过：上学前，爷爷递过的清茶和锅巴饭团；奶奶的小脚和拐杖；外公轻摇的蒲扇和斜靠的竹扫把；外婆慈爱的脸和清爽的发；三爷爷每次和爷爷深谈后，离去时沉思的背影……

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感伤。是对无法挽留的珍贵情感感到遗憾，还是对时光流逝感到无奈？

说不清。人生中的很多情绪怎么都能说得清呢？那突然而来的情绪，就像突然而来的雨，毫无征兆地来，令人猝不及防，却又倏然消失，令人惆怅。



独秀 丁士中 摄

## 苏稽的黄昏

叶静

到达乐山市苏稽镇的时候，正是黄昏。晚霞洒红半边天，落日余晖染着峨眉河，河水像一条红鲤鱼游弋着。岸边是粉墙黛瓦的民舍，瘦瘦的炊烟从漆黑的烟囱里冒出来，不一会便淡了，散了。小镇掩在暮色里，像老人坐进旧时光。

一路想着，苏稽，苏稽，多像某位古人的名字。

峨眉河南岸的酒馆和茶楼正热闹着。街上弥漫着跷脚牛肉和米花糖的香味。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或坐在铺子里大快朵颐，或站在路边，吃着小吃。有点奇怪，看到站着吃东西的人，我的心里陡然就生出感动和喜悦。

河边，一张桌子挨着一张桌子。打牌或喝茶的人，有坐在小凳上的，有坐在石头上的，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。坐在轮椅上的那位，眉目舒展，他左手握着牌，右手端起茶杯送到唇边，轻呷一口后，开始悠悠地哼起小调。

一位戴蓝花方巾的姑娘也在唱歌，她在河上撑着竹筏，歌声在水上飘。不少人站在河岸上看，看她划船，看她唱歌。我也看，看她划船，看她唱歌。

去往北岸的小桥是石墩子垒起来的，中有缝隙，女儿的小脚居然能放进去，我逗她：你要是掉下河，正好可以撑竹筏。女儿说，好啊好啊。那你会唱歌吗？会唱，但没有小姐姐唱得好。

北岸的街道少了热闹，却多了古意与静气。一棵歪脖子古树立在桥头，身上挂着一只灯笼，红红的，艳艳的，在风里飘飘荡荡。树下，一位背着竹篓的红衣女子，朝桥头张望，不知是在看人抑或只是发呆。

巷口有一片古老的手工布鞋铺子，挂着花花绿绿的布鞋。铺子的主人，是一位头发花白、瘦精精的老阿婆，她旁边是一位驼了背的老阿公。见有来人，他们并不抬头，也不说话，纳鞋底的继续纳鞋底，剪花样的继续剪花样。我拿起一双绣着梅花的蓝底布鞋，摸了又摸，最后还是放了回去。我奶奶那时候也做这种鞋子，她最喜梅花，常常把梅花绣在鞋上。

巷子深处有座院子，脱了漆的木门半敞着，门前立着一把断了腿的椅子，落满了尘，像在等一个人，可那个

人一直没来。院子里，有几间青砖瓦房，一株蜡梅兀自开着，蜡梅树下坐着位老婆婆，拢着袖子眯着眼，边上的收音机正在唱着戏，一只橘色的老猫，蜷缩在阿婆的腿上，睡着了，阿婆的脚下是黄灿灿的蜡梅花瓣。女儿扯了扯我的衣角，想去摸那只猫，我摇了摇头，她便乖乖地不做声了，我们悄悄退了出去，阿婆和猫还在打盹。

“我的院子”是一家茶馆，如它的名字一般素朴、家常。桌椅家具，皆是从前的样子，录音机、电视机，还有缝纫机、老唱片、旧报纸，和蓝底白花的桌布和门帘，旧旧的，像是深藏了很多年。我们选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，点一壶茶和几杯咖啡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雨禾妹妹那时还那么小，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家，我们感叹时光跟长了腿似的，拽都拽不住，舅妈的眼睛，忽而就蒙上了一层泪光。记得第一回见舅妈时，便记住了她的这双眼睛，大而深邃，说到动情处，总是湿湿的。

舅妈和舅舅原先住在一个湾子里，一个住湾子头，一个住湾子尾，一个是英俊的小伙，一个是娇俏的姑娘。爱悄悄地来了，舅舅却要走了，扛着枪上了战场。舅妈的家人本是反对这段感情的。是啊，万一舅舅回不来，姑娘等成了个老姑娘，咋办？舅妈不管不顾，任旁人翻白眼、费口舌，就是一年又一年地等着，熬着，一等便是八年。终于，舅舅从前线立了战功回来，舅舅家族的人却开始反对。一个打过仗、立过战功的军官，怎能娶一个乡下女娃儿呢？舅舅是一头闷驴，一条道走到黑，非舅妈不娶。后来，后来，他们终成了一对。

舅妈的眼睛又是湿湿的，嘴角却含着笑意。

“舅妈，舅舅一定给你写了很多封情书吧？”

“苔多哦！我都藏起来了，你舅舅至今都不知道搁在哪儿呢，问也不告诉他。”舅妈捂着嘴笑。

茶淡了，天光也淡了，半个月亮落在那棵歪脖子树上，峨眉河里也落了半个月亮。我们顶着月光，一步一步踩在泛着光的石板路上，走在苏稽弯弯扭扭的巷子里。旁边的人家，有灯亮着，影影绰绰的人坐在屋里，有点像古人，有点像故人。